

高子遺書



和
868
4





高子遺書卷六

四言詩

水居 六首

微雨乍過好風徐來游雲斷續眾峰皆開歡然撫
 景盡茲一栢世事如積亦已焉哉
 飯飽欣然蕩槩菰蘆菱蔓搖漾蓮萼芳敷今日何
 日吾長五湖其來徐徐其去于于
 舉網得魚摘我園蔬烹魚煮蔬載陳我書酒中有
 旨書中有腴聊爾東窗不樂何如

高子遺書 卷六
薄葺登樓四望遠
疇時雨旣降農人乍休乳燕來
止儵與出游萬族有樂吾亦無憂
涉世愈拙入山宜淡踽踽空谷悠悠長林支頤一
卷挂壁孤琴游目閒雲傾耳鳴禽
清晝埽室中宵攤衮無象之色希聲之音咎譽可
遠陰陽不侵雖乖通理爰得我心

五言古詩

靜坐吟 四首

我愛山中坐
恍若羲皇時
青松影寂寂
白雲出遲

遲獸窟有浚谷鳥棲無卑枝
萬物得所止人豈不
如之巖居飲谷水常得中心怡
我愛水邊坐一洗塵俗情
見斯逝者意得我幽人
貞漠漠蒼落合寂寂野粲榮
潛與時一出浴鷗亦
不驚我如水中石悠然兩舍清
我愛粵間坐于茲見天心
旭日昭生采皎月移來
陰栩栩有舞蜚喈喈來鳴禽
百感此時息至樂不
待尋有酒且須飲把琰情何淡
我愛樹下坐終日自翩躚
據梧有澹意撫松豈徒

高子遺書 卷六
然亮哉君子心不爲一物牽綠葉青天下翠幄蒼
崖前撫己足自悅此味無言傳

幽居四樂

我愛管幼安蕭然一木榻詩書有餘閒戶庭無塵
襍四海方沸糜吾獨淡閉閣辛勤海上歸樂此舊
井邑徵書何爲者莞爾笑不荅
我愛陶元亮采菊東籬時悠然南山意怡悅心自
知北窗睡初起讀書忽解頤正爾得尊酒日夕歡
相持

我愛陳希夷神游帝之先空山石壁下谷口飛泉
邊結廬傍叢竹開戶當清漣麋鹿游堂上落筍滿
庭前幽人杜何許松下方高眠

我愛邵堯夫緬懷發清吟當其杜百原危坐必正
襟會此丸中理甯受外物侵心空百營息氣靜天
根淡爰以風月談聊見羲皇心
他人營息而心空
又次息營以空心

謫居

余謫居揭陽官舍幽清庭有盆奩有竹石楹前
樗筇灼灼不絕樹間小鳥交交弄語長至後謝

病杜門益無往來終日靜坐讀易誦詩月明靜
夜活火焚香援琴小弄意興既極恹然而臥蓋
從容乎樂也賦詩志之

自昔悲羈旅局促詎非迷丈夫志四方高棲豈荆
扉昭曠苟杜褻憑運與委蛇嶺海何必惡四時有
丹萸我來一甲子卽事多所怡華館絕塵鞅水木
澹幽姿好鳥時一鳴靜蘊流天機縱心八極外蟄
心杜幾微歷覽千古書此理不吾欺被服誠無斃
真賞欣自如持此以永念可用忘棲遲自非高堂

戀鹿門乃杜茲

考亭恭謁朱夫子

束髮自龜勉所志非浮榮辨涂慎所之擇術居其

貞魏魏雲谷翁紹孔明六經羣書萬卷破奇功一

原符自從子輿來倬絕莫與京如何取徑子絲絃

亂中聲計身亦誠僂畔道非所甯我來拜闕里

考亭

為南閩

齋心矢其誠歸軫換神奧發軌謹門庭董

道而不豫聊以拙自成

夏日閒居

高子遺書 卷六
長日此靜坐終日無一言問君何所爲無事心自
閒細雨渙舟歸兒童喧樹間北風忽南來落日杜
遠山顧此有好衷酌酒遂陶然池中鷗飛去兩兩
復來還

水居詩

少敦詩書好長嗜山水娛一朝謝簪組而來居菰
蘆青山當我戶流水繞我廬窗中達四野喜無垣
壁拘桃柳植長隄菱荷被廣渠徒侶有漁父比鄰
惟田夫虛堂白日靜恍若游黃虞兀兀日趺坐欣

欣時讀書會茲動靜理常得性情舒恬然以卒歲
去此將焉如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浩浩月初上月坡正受之以我無營心當此獨坐
時爲籌世中事無樂可代茲長林寒風息春氣藹
如斯萬族各萌動我心豈不知頰視方輿靜仰觀
圓象馳靈襟旣無際一形安足私持以鼻大鈞榮
悴非所思

辛亥春至水居

高子遺書 卷六
宇宙何終極吾念有所止既罕百歲人所營一樂
爾禽負藹可親湖山斐有旨引酒召元和觀書悟
無始杜昔併達人徃徃契斯理撫己常泰然此樂
庶可恃

山居

城郭多塵事入山意始豁炎暑絕尋游芳園轉閒
潔拂簟臥看雲漱泉滌煩熱疏林來遠風虛堂入
新月湛湛無交心端居見超越百營良有極庶以
善自悅

春至湖上閒居季思子徃適至

正爾山水間念吾煙霞友春風吹微波日暮倚楊
柳我友惠然至童僕喜奔走相別歎經時相逢慮
非久所歡得晤言欲言仍無有默默各自怡一室
閒相偶夜淡不能寐明月杜東牖
閒來讀書山中季弟攜具見過
山中讀易罷臨風弄瑤琴絲桐感憂思無言對嶠
嶽有弟愛吾趣挈壺遠相尋翩翩求羊侶林下成
盍簪火輪忽銜山蘭地生清陰崇雲疊布錦皓月

波流金融融酒中意悠悠塵外心道勝迹自超慮
澹樂非淫榮名有衰歇清和良可任

弢光靜坐

偶來山中坐兀兀二旬餘澹然心無事宛若生民
初流泉當几席眾山立庭除高樹依巖秀修篁夾
路疏所至得心賞終日欣欣如流光易蹉沲此日
良不虛寄言繕性者速駕溪山居

游元墓山

春至百蟄作吾亦難幽居元墓梅萬樹茲游豈當

徐出門日以遠塵事日以疏終日棲筭間志意常
浩如入俗苦不足入山覺有餘以此成荏苒欲歸
還篋著吾性取所適終當期結廬

回首游靜樂寺

杖策尋古寺溪山縱所如古木連溪橋修篁夾細
渠翳然見人家茅屋庭除虛緬懷于此中坦腹哦
詩書良朋三五人列陽南北居興來相經過直質
返厥初生與羲皇侶物與天地俱

昔遊雁蕩山

昔我愛邱山名勝杜癯想去去三十年塵事空鞅
掌茲游愜始願千里遂獨徃望山屢馳騫入谷轉
疑恍仰觀秋瀑飛頰聽潭流響陽崖峙雄突陰洞
藏奇敞幽尋碧澗底遐矚紫霄上春風蕩輕陰百
里見開朗青丹未可圖文翰誰能髣髴心願止託
回首空悵快勝地古今存浮生俄頃賞安得結茅
廬于此一偃仰

湖上

道人不識憂隕然罕所慮胸中有奇懷常得山水

助時乘酒半醺或值睡初臥獨徃恣幽尋欣若有
所遇有時淡林行穿徑忽失路有時湖上還看雲
忘所務凝目孤鶩歸傾耳細泉注所造趣未極遽
陸任昏茸非關耽清娛曾是秉遠慕閒心始造理
忙意多失步嗟爾行道人迫迫焉所赴

輿中

輿中何所務得已聊自媚周道亦何遙元景去如
鷲前涂有佳人麗服策名驥輕風吹遠芳望之不
可企遠望欲何爲行行慎吾事雲斂山氣佳風定

水容粹所以至人心貞吉杜不二妙處絕幾微如醒半如醉自得此中元萬事皆如棄其元本無色君子以爲賁

客涂

旭日昭輿中仲冬謁如春焚香玩羲易瞑目怡心神每入野店中宛若家室馴糲飯甘如飴邨醪白于銀充然醉飽後晏臥芻橐茵但覺無事樂不知客涂辛望望故園近歲杪兒孫親

采鞠

天地有終極人生豈常爾年壽不可知富貴焉足恃昔爲春籩蕞今隨秋艸薶四時更代謝百年遞成毀區區世人心詎能違物理所以采鞠翁悠然了斯旨

異艸

南山有異艸不逐眾卉榮古澹無顏色幽芳有餘情結根千仞岡似吸陰陽精小物有至性近垢不得生嚴霜無遺秀卓彼猶峭嶸雖非松柏質可結歲寒盟世無知之者含風以淒清

黃龍菴訪超然上人

山淡晝寂寂樵語聲屑屑一徑入青藹竹木夏秀
潔有僧赤腳眠長嘯天地裂見我掇衣起坦腹笑
啞啞任真無蓋藏布裘不曲折摘茗煮鮮泉豆芋
楚楚設充然可供客足己了不缺引我看泉石發
興皆奇絕揮手別之去中心自怡悅

心中無事人見亦悅別亦悅別後憶憶便彼此
非無事人然或不及之或過之者

題吳之矩雲起樓

吾友搆高樓上與南山友推窗延諸峰憑几揖羣

阜樓中列萬卷亦貯泉百缶彝鼎皆商周圖書悉
科斗客來賞奇文疑義相與剖遞品陽羨茶評取
惠山酒或時自晏坐澹然一何有青山時出雲白
雲時入牖倏忽曳作衣亦或變爲狗起滅千萬端
巧歷能算否人生一如此幻化安能久借問天壤
間何者是不朽

壽俞景梧六十

昔我少壯日與君握杯酒仰見明月光邀之爲三
友一笑千古空世事復何有荏苒歲月疏相看成

高子遺書 卷六
白首今吾持一觴祝君無疆壽借問此觴酒還如
少年否與我同時人半已成腐朽而我幸與君一
觴還相偶回首生平歡轉覺澹可久但醉莫復問
君歌我擊缶

壽吳東溟先生七十
去日每苦多來日每苦少棲棲世中事鼎鼎誰能
了所以達人心擺落出物表吾慕東溟翁攝生得
其道投志西來宗無念以爲寶觀空覺諸妄蕪昭
澹自保平生經苦辛未嘗入裊裊理得身世寬戰

勝顏色好持此入無窮長隨天地老

送辰州守瞿元立

秋至林薄佳幽人自怡悅閒尋山中侶偶坐松下
石一酌清冷泉滌茲當午熱自餘無一事于性有
至適云胡同心人簡書迫行役我欲賦招隱言念
斯民厄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澤囂訟可不聽凶
惡當斬絕六言舊王章勿惜時提挈誠然振五品
何必恃三尺郡齋有餘閒卽是林間客得意且歸
來共泛五湖碧

宋其蔡觀察貽余禪衣成夜坐詩寄謝

長林寒風厚斗室霜氣侵珍重故人惠有衣亦可
袞中夜每起坐春溫解重陰明月入我戶流光昭
鳴琴念彼世中人異調難同音頓使羔裘賢難執
遵路襟思君三歎息付之一悲吟萬感旣刊落一
息自淡淡乃知人心妙晝夜當溫尋感君衣被意
示我禪定心獲此領中珠不啻腰纏金欲悉此中
元何時來益簪

謝蕭七哀詩

山人飛龍其韻天賦

蕭蕭秋風淡漫漫秋夜長中夜百感集攝衣步空
堂頽聽蟲聲悲仰視明月光物色一如昨舊人何
茫茫歲月日以疏仿佛日以亡一歲成永訣千載
空相望靜心易生哀遺情難爲方願從寢中路柔
身至其旁

正程酒詩

尼父酒無量天然中權衡自非大聖資剛愎宐服
膺云胡末世下放飲斯得名微醺憶堯夫止酒見
淵明哲者以怡性愚者以促齡損此清明躬受彼

昏濁縈吾以自淡省龜勉持法程觴以九爲極倍
之洽親朋上與日月誓下與山水盟以此茂對之
梧盡意有羸世有善飲者于焉知我情

五言律詩

水居

到此情偏適安居興日新聞來觀物妙靜後見人
親唳鳥當清晝飛粲正暮春評童數新筍好護碧
窗筠

卽事

乍雨洗庭柯斜陽到薜蘿讀書聊散帙看竹偶經
坡鳥下山初暝月來池欲波幽情無著處呼酒一
高歌

晚步

緩步到溪頭相看事事幽
斷雲疏島嶼落日豔汀洲
水靜夫容夕風生蘆荻
秋吳歌何處櫂驚起欲
眠鷗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靜坐

兀兀何爲者朝曦屬夕陰
六經疑處破一氣靜中

淡霄漢孤懸榻乾坤壯盜簪五湖秋色滿相守歲
寒心

丙午元夕

歲冗今朝靜閉門春色淡安居知帝力觀物見天
心柏葉休辭醉梅萼已可吟但于叢竹裏日日聽
春禽

和許靜餘先生閉戶吟 三首

年來惟好靜始覺解天弢山月閒相照春風淡自
陶牀頭儲濁酒鐙下有離騷算盡人間著無如閉

戶高
有竹已疏林空齋貯碧陰徑縈蘿薜遠池帶荻蘆
淡人靜惟開卷情閒或撫琴幽居多樂事剝啄莫
相尋

君平嘗避世仲蔚愛閒居城市何妨隱蓬蒿豈必
除榻畱孤劍伴人共一瓢餘滌盡人間念吾將返
厥初

秋月同張伯可吳子徃泛溪

不作清溪泛空令此月孤寒煙浮欲出遠嶼淡疑

無日月高鳧鵠行藏長荻蘆棲遲何必惡秋色有
吾徒

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釣臺

桐江一片石千古白雲橫世亂無甯宇巖棲得此
生澳樵亦偶爾富貴豈吾情啾啾空山士安知後
世名

五言絕句

水居飲酒詩

三首

憂危不為己放逐豈忘君但願常太平把酒看白

雲

有弟知我好致我長春粵粵紅映酒紅日夕飲流

霞

春氣暘人意桃粵滿邨家人如不為樂天卻無此

粵

齋中對鞠

白日林中靜秋風此室閒黃粵無限意相對一開

顏

破光山巾襍詩

五首

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
往

山騰濃于染丹楓間翠竹遠見白日間山僧結小
屋

寒風客衣薄依巖暴朝旭坐久不知還山童報黍
粢

日暮山寂然樹響棲鳥下獨行溪澗邊野萼摘成
把

時穿淡竹坐人境忽如失落日照前山松間一僧

出

白雲篇 二首

遙望白雲來轉見白雲去白雲去不來不知散何

處

心隨白雲遠亦隨白雲遲欲隨白雲滅白雲無盡

時

日暮題畫竹

此君有高節亭亭自孤植總多千畝陰不礙青山
色

秋粵詠 六首

日暮有好襄閒閒來田閒籬邊見黃菊相對不知還

夫容

夫容臨清水露下顏色冷山齋人未眠獨步月中

影

秋葵

粵開杜今朝粵落不終夕開落如君恩丹心不可

易

蘆粵

秋水不可極月出寒山靜一夜孤舟邊風吹蘆粵

冷

芭蕉

山人晝埽室焚香讀周易冷然萬念空芭蕉照人

碧

紫薇

小窗當北牖日夕生颿風取愛竹叢裏忽亞一枝

紅

荻秋襍詠

四首

雪鷗閣

日夕水煙起細雨渙舟出艸閣生微寒主人方抱

邴

點瑟軒

曰狸我豈敢聊爾混樵牧閉門春色淡相看桺條

綠

巢居

遠邨人語寂幽人臥方安夜半聞清鐘明月當樓

墮

班荆館

無客長閉門客來共心賞去來亦何心春風芭蕉

長

和西築詠

八首

引泉

次第竹根來相將得到家鳥噓春雨後流出滿山

粵

種竹

自將山竹種豈望優成林一竿明月裏聊爾步清陰

負薪

采薪松巖下日暮負盈肩還思天際鶴或恐避茶煙

有客

偶隨白雲出不掩白雲扉有客坐來久山僧歸未歸

坐石

衰回澗邊石小憩一悠然不知山月吐已滿竹窗

前響空書卷地風吹竹葉聲

開

枕流

春澗鳴幽鳥春琴欲滿山不知人世事一枕石泉

高子遺書 卷六
臥雪

山上雪連屋山僧攤褐眠下方來徃絕身扯幾禪

天

六言詩

湖千四時歌

八首

竹颯颯兮雪墮梅寂寂兮月明蘆洲動兮渙火茅
屋響兮書聲
春風蕩兮柳綠微雨灑兮桃紅騁裘馬兮年少惜
芳菲兮老翁

水溶溶兮林靜雲鼎鼎兮晝長綠陰濃兮埽徑黃
鳥窺兮移牀

荷取妍兮朝旭蟬何急兮晚風有幽人兮兀兀樂
永日兮融融

氣高徹兮遠天蟲淒切兮清宵人所悲兮蕭瑟吾
獨樂兮闕寥

秋韻馥兮桂樹秋色佳兮鞠粦持巨螯兮沽酒汲
惠泉兮高茶

千山皓兮方曉五湖欠兮復雪盡大地兮無瑕如

寸心兮不涅

詠雪者千秋上下以此二語為冠

寒風淒兮墜戶淡日煦兮親人君何慨兮歲暮冬

不久兮欲春

水居漫興

十六首

水綠山青自杜日來月往如斯有味津津誰會無言默默自怡

柴門春掩寂寂小樓臥起徐徐朝來公事幾許過

橋東岸觀魚

蟬聲參差高柳荷香遠近芳塘一榻颿風午睡半

卷殘書夕陽

楊粲點點上下燕子飛飛去來春色行看盡矣山

茶還有未開

綠樹遮山有態白雲過水無心一窗半開半掩四

月乍雨乍姓

黃葉疏疏門巷寒風浙浙蒹葭人杜小樓隱几夕

陽忽度昏雅

桃筍一叢為佳柳樹幾行足矣行樂不務其多人

心自不知止

小閣凭闌莞爾匡牀攤被陶然夜半人聲何處蘆
 篔隔浦漁船
 一點兩點郵火三聲四聲漁歌半生得趣不少百
 年好景無多
 山人別無妄念三茶兩飯便足種成百樹梅等此
 是窮奢極欲
 靠山一畝種竹近水兩畦栽等客至莫愁下箸二
 十七種菜鮭
 平沙漠漠兩岸流水彎彎幾郵興至便評葉渡歸

來不掩柴門
 臨水閒心便遠見山塵慮都消此間益者三友一
 琴一卷一瓢
 風來柳線轉媚雨過桃等更妍著履繞隄散步自
 言不減神僊
 山人作何功課終日對山不語問我此意何如白
 雲自來自去
 赤日墮于西隅白月升于東牖我趁于此開尊佩
 得金印如斗

高子遺書 卷六
七言歌行

表日鄭母壽歌

太孺人終日靜默言笑比于河清其相夫子教
子孫皆有法度可謂協坤之靜安女之貞者矣
爲之歌曰

天回地迴浩浩茫茫萬象昭列四氣翔人生其中百
念長消鑠至靈空彷徨持握徑寸壽無疆專靜沈
默道之鄉心遊至和返百祥有子賢哲孫枝昌委
運任遇神不傷念中無營身輕康春妍景淑日載

陽鶯鳴等發化無方子孫拜上千年觴心知和悅
樂未央

七言律詩

水居

有客風塵歸去來兀然孤坐水中臺九龍山似翠
屏立五里湖如明鏡開春雨蕨肥菰米飯秋風鱸
美蒟等梧蒹葭白露伊人杜恣向江天亦悵哉

水居獨坐

獨坐孤亭四望寬夜溪明月淺溪寒歸來山色如

相許老去秋風轉自安萬里雲霄看燕雀百年天
地有金蘭尸居未可言匏繫屈指山林事更難

水居閉關

幽居無事不開顏爲惜春光只閉關兩眼情親惟
綠野一生心契有青山桃粦灼灼鳥嘯寂柳絮飛
飛人意閒緩步溪頭看落日月明淡竹抱琴還

卽事

萬里迢迢姓色開千秋藹藹野芳來孤舟取喜青
山伴倦眼多爲綠樹回邑里過時驚薄俗衡門淡

處念時才可憐無盡乾坤內百念消歸一酒杯

同許靜餘先生游山

新涼甘雨徧汀洲況復山中桂樹秋以我中年窺
靜理知君晚節解閒游喜看巖竹穿幽徑愛聽松
風上小樓滿地夕陽收拾去竿將明月載歸舟

同洪平叔游武夷

連宵陰雨長春落方駕山中雲卽開峰勝正愁舟
急過灘高絕僂首重回排雲巖竹山山出映水春
粦曲曲來薄暮天游取高頂可無評月醉溪楮

高子遺書 卷六
次劉伯先閉關韻
杜杜名山寂寂峯淵泉淡處有潛龍非于太極先
天覩只杜尋常日用逢當默識時微有象到名言
處絕無蹤洗心藏密吾曹事長掩衡門獨撫松

靜坐吟 三首

靜坐非元非是禪須知吾道本于天直心來自降
衷後浩氣觀于未發前但有平常爲究竟更無元
妙可窮研一朝忽顯真頭面方信誠明本自然
一片靈明一敬融別無餘法可施功乾坤浩蕩今

還古日月光華西復東莫羨僊家烹大藥何須釋
氏說真空些兒欲問儒宗事妙設無過未發中
一自男兒墮地來戴高履厚號三才未曾一膜顏
先隔何事千山首不回一靜自能開百障老翁依
舊返嬰孩從今去卻蒲團子鯤海鵬天亦悻哉

戊午吟 二十首

戊午吟者謂是年所見然也春氣動物百鳥弄
韻人心至閒自有無腔之韻悠然而來足以吟
諷吟者不可謂詩所吟者不可謂道姑就行持

高子遺書 卷六
心口相念云爾
聖賢止是學爲人學不知天人未真天杜人身春
杜木人居天內木涵春萬殊精別方知義一本竅
所始識仁試看天人無間處不知天道豈知身
莫爲爲者是真機稍著安排便已非桃自鮮紅李
自白魚能淵躍鳥能飛不知本體原如是安得工
夫妙入微看盡古今差謬處只緣些子見相違
千聖傳心一敬修不知真敬反成囚欲求一得且
永得須下千休與萬休疏水曲肱常浩浩百官萬

務儘悠悠廓然天地渾無事一物胸中豈足畱
中庸二字聖真詮來自唐虞一脈傳本體觀間爲
入竅工夫戒懼是天然但從庸行庸言裏直徹無
聲無臭先此是人人真本色可憐千古作陳編
格物無端成聚訟起于知本二言分但知知本卽
知至格物何曾有闕文本杜操舟方有舵本迷亂
國爲無君只翻誠意一錯簡滌蕩青霄萬頃雲
知本繇來義最淡須從物理細推尋一靈充塞皆
爲物萬象森羅總是心心正涓流俱到海身修點

高子遺書 卷六
鐵悉成金細窮物理無多事只杜兢兢顧影袞
不將一事挂胸中蕩蕩乾坤杜此躬恰似雲開天
穆穆更如欠泮水灑灑因無邪妄名為寂豈爲虛
無卽墮空履薄臨溪緣底事只愁無浪又生風
吾儒窮理取爲先理徹心空不入禪窮是十分到
底處理須一物不容前六經盡向躬行諗一字不
從文義牽自有豁然通貫日方知日用是真元
物物其來有定則自然之則謂之天但因杜物付
各物一任紛然本寂然隨處家庭堪作佛無須巖

壑始修僂此機實杜程門顯何事廬山不細研
聞道如何可夕舛舛生原是道之常不聞有畫可
無夜幾見無陰只有陽道杜何從見壽妖心安始
可等彭殤更于此外求聞道躡徧天涯徒自忙
萬物同生形不同犬羊人性豈相通因觀物性明
人道始信人倫是聖功仁義非于明察外愚蒙偏
蔽事爲中雖云此理幾希甚兩字金鍼是反躬
天載無形觸目真羲皇兩畫寫其神六爻雖列上
中下一物彊分天地人讀去還知非汝密悟來方

始是家珍試看爪髮生生處何但枝頭可覩春
見易更須知用易聖人原只用中庸剛柔見處幾
先吉中正亡時動卽凶能懼始終皆免咎存誠隱
顯悉成龍莫言卜筮用爲小動靜須占是易宗
人心偏倚道心中凡念回旋卽聖功精是不迷如
日昭一爲不二與天同篤恭爲執辰居所未發爲
中水不風聖智聰明收斂盡寂然不動感而通
孝是修行無價珍此身壯處卽吾親一禽一艸非
時翦五辟三千律可論會德飲餼供菽水朝乾夕

惕省昏晨不分富貴與貧賤大孝光天是守身
事事精詳是與非紫陽以此示全歸初經勉彊須
堅苦漸近天然妙入微精義無過能擇善入神還
只是知幾須知聖學無多法尺寸基培萬仞巍
言行須從擬議成不從擬議失權衡擬言本自三
緘慎議動繇于百煉精率意豈真爲率性爭先或
恐是爭名須知變化方爲易變化原從擬議生
朱陸當年有異同祇于稽古稍殊功存心自合先
知本格物無過要識中六籍漫從鹵莽過一靈那

得豁然通前賢指示皆精切後學無譌是晦翁
 精氣為軀造化功遊魂為變浩無窮如何謂以為
 滅盡反落禪訶斷見中神化自然儻不測有無不
 著是真空莫將空字謾歸佛虛實原于微顯同
 學人須自立根基三戒當先謹獨知無分少壯老
 異境一于財色鬪嚴持鎮重常如五岳峙防危更
 似九河隄大廷暗室心如一玉粹金精體不虧
 至水居
 何事驅車緇洛塵歸來煙水味逾真寒塘古岸五

衰柳落日秋風一老人兀坐冥然天地古觀書悅
 爾性情新未須蒿目憂時事間道明君信直臣

七言絕句

水居題壁

澗水泠泠聲不絕溪流茫茫野筇發自去自來人
 不知歸時長對青山月

小風邨居

三首

日煖風微楊柳斜桃筇處處點邨家誰人此際能
 閒坐載酒東臯醉落霞

高子遺書 卷六
桂露瀼瀼欲溼衣早乘殘月出柴扉天清木葉隨
風起閒看流雲坐釣磯
小屋淡淡堦北房高茶煨芋地鑪香主人暴背書
軒下一卷羲經至夕陽

題畫

翠靄青峰欲上樓綠楊一帶野颿幽攜琴時向沙
邊坐閒對春風數白鷗

洛南縣薛厚倫妻南氏殉夫烈節
峻如南岳千盤秀潔比中峰萬仞筇蕤骨山中應

化玉飛翬天外亦成霞

老杜絕句時有此體

偶成

堯舜垂裳恭己時天然真色復何爲欲知性善無
言妙此處端倪尚可窺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三首

滿目蒿萊三徑荒秋蛩吟處舊井堂黨人不外傾
葵藿一飯君恩不可忘

竹徑茅齋此日居藤梢橘刺欲教祛白雲片片浴
流靜黃鳥聲聲樹影疏

高子遺書 卷六
城頭曾築小方臺四望長空萬象恢今日荒墟惟
竹色春風依舊有情來

賞琴

世事可虞得與諸公把酒看琴幸矣夏冀明年
此日長共此琴詩以祝之

春風無恙一登臺猶見桃琴滿徑開無計可畱琴
再住明年琴發約重來

高子遺書卷六

終

邑後學薛福辰校字

高子遺書卷七

疏

崇正學闢異說疏

萬歷二十年為行人上得旨允行

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為先務而教
化之汙隆則學術之邪正為之所係非小也是以
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
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
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見四川僉事張世
則一本大略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

高子遺書 卷一
人之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于委靡而不振于是以所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以程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邪非邪議之于私家猶爲一人之偏說而于聖賢無損鳴之于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于世教有害臣有不容已于言者矣夫自孟子歿而孔子

之學無傳千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絕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罔極矣然是五賢者生于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蔡京之徒斥之爲姦黨後則韓侂胄之徒斥之爲僞學貶逐禁錮以迄于亡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作民君師卽位之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爲祭酒以司教化存仁爲先儒許謙之孫謙承朱熹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四書

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向風矣
我成祖文皇帝益張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
大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爲主自漢儒以下取
其同而刪其異別以諸儒之書類爲性理全書同
頒布天下永樂二年饒州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
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
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
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于是邪說屏息吾道
中天矣迨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

所取一稟于是學者幼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
可用者固多然而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吳與弼陳
真晟曹端羅倫莊景章懋張元禎陳茂烈蔡清陳
獻章王守仁諸人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風俗上有
紀綱下重名節當變故之秋率多仗義死節之士
值權姦之際不乏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
評士庶之清議是非井然一有不當于人心羣起
而議其後故至于今上下相維持非祖宗教育之
明驗與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則肆然斥之曰誤人

曰不誠欲變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卽世則所論程朱之學亦可謂不得其門者矣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卽博文之謂也居敬卽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卽惟精之謂也約禮卽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竝進而主敬爲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靜虛動直而初非溺于詞章心益定

靜則理益資淡逢原而初不流于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爲初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爲一生竭盡精力之筆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況古書皆有錯簡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諸儒獨不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功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卽非所以爲格致也若夫溺于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爲陋豈大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

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戶世之學者誠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毋務新奇而先以一己之私意主張于前毋務立說而取聖賢之言矯揉爲己之用循循焉以周程張朱爲四書之階梯以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故善學者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況今天下不患無論說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用智欲伸其一己之

說爲也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歸咎于諸儒之學噫是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于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于諸儒宋之亡也由前而言則壞于新法由後而言則壞于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芻蕘獻說工瞽陳規其議論豈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于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庭可廢天下見

事功之實而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正雜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綸之實耳豈以人人緘默而後爲盛世乎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洩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朝廷尠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何反以咎程朱之學也抑臣有淡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笑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

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爲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秉彝之良外有惟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真志則皆借孔孟爲文飾與程朱爲仇敵矣故今日對病之藥正在扶植程朱之學淡嚴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使世則之言一倡天下之棄其仇敵也不啻芻狗焉于是人人自逞其私淫辭充塞正路榛蕪將二祖列宗之教蕩然埽地矣伏願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人

高子遺書 卷七
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窮理必收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思天之所與人而人之所受于天惟有仁義禮智四者人君爲天之子必克完天之賦予而後承膺天之眷命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審其果合于仁合于義合于禮合于智則務擴而充之力而行之審其有不合者則務遏而勿思禁而勿行如是日新又新純爲天德則萬化之源清萬幾次第畢舉聖主之精神一奮天下之意氣維新矣于是體二祖之意

振正學于陵夷廢墜之餘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浸淫于佛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從古以來未之有也臣入仕之初適見世則之疏不勝私憂隱慮遂有此論辨或曰四方多事何暇爲此清談臣謂不然此天下之大本古今之命脈危微之別毫釐千里之差千聖兢兢于此而可以細故視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迂闊之誚冒

昧上陳伏乞聖明采擇

今日第一要務疏

萬曆二十年為行人上畱中

臣觀今天下事勢岌岌矣賊虜既為門庭之寇而倭彝復為堂奧之災人情詢詢識者寒心所幸者紀綱未盡壞人心尚在離合之間誠得其要而圖之則天心感格民心悅懌元氣一復神氣即振而天下可措于泰山之安故不敢瑣聒特揭其至要者二端上聞一曰天下之大本臣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救其末

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所謂天下之本者何陛下之心是也人君之心與天為一呼吸相通一念而善天以善應之一念不善天以不善應之如影之隨形纖悉不爽是以古之聖王終日乾乾操持此心以對越在天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蓋自朝及夕出王游衍無息不與天相對故天理流行人欲屏息而能常凝帝眷于無聲無臭之表然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必觀經書以

求聖賢存心養性之道或觀史鑑以求古今治亂興亡之原君子小人立心行事之別又必時召侍臣相與講說討論以求治國平天下之要如是則一日之閒此心常止于義理人欲不得而乘之心有所止則靜心靜則氣和氣和則喜怒皆中節而刑罰不過其則聖心沖然和平聖體泰然安舒而後天地之和應之七政循軌雨暘時若萬物茂盛百姓阜成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蓋自然之實理也我太祖高皇帝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

之爲難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此二祖所以遠紹堯舜精一之傳而聖子神孫所當萬世佩服者也臣少伏艸茅側聞陛下憂天時亢旱布袍步行禱雨陛下此心何心也畏天命悲人窮惻然不能自甯故屈萬乘之尊爲步行之勞而不憚也然而靈雨隨車天心格矣當其時臣見雖山童田叟莫不舉手加額歡欣鼓舞謂聖天子舉動爲萬代瞻仰是人心格矣陛下舉

而天人交格如此孰謂蒼蒼者不可知而林林總總者不易化乎伏願陛下常提此心保而勿失擴而充之每事皆然陛下今日如此卽今日之堯舜也明日如此卽明日之堯舜也堯舜之道至易至簡言之似迂闊而行之實無難故雖爲山九仞苟一念怠荒卽前功盡棄也雖未覆一簣苟一念精進爲之卽是也陛下何憚而不爲堯舜使聖德光于海隅休聲傳于萬世乎此爲天下之大本伏惟聖明畱意臣愚不勝惓惓二曰天下之大機臣聞

天下之事必有其機事機一握則百年之業可底成于一朝兆庶之情能轉移于俄頃何則機者神化之樞得其機而化斯神也臣觀今日內而百官外而萬姓所引領望于陛下其最急者曰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內帑是四者陛下爲之易如反掌然而天下臣民所注向忽悛觀于一朝如飢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觀聽遽新精神頓聳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夫上帝以生物爲心天子以天心爲心豈以仁聖如陛下而獨不然乎臣固知必左

右使令之人懼于天威而舉動失措故益動天怒而刑責太過耳夫不安則傾人極則變理之常也豈以睿知如陛下不慮此乎臣以爲慮之亦無益也反之固甚易也陛下誠自今日開誠諭之許以更始盡除刑戮將見人心悅服皆如再生聖主推心置人腹而左右傾心戴一人上下相安永無意外之變豈非挽回天心奠安宗社之至計乎特在陛下一念轉移間耳所謂舉朝講陛下卽未能盡復其舊或五日一舉或十日一舉稍省虛文使聖

躬不至厭倦孰口不宐乎或以午朝或以晚朝豫爲傳宣惟聖意所在孰曰不宐乎或御便殿時召輔臣從容咨訪相與經畫天下人心豈不警策萬倍乎所謂用諫臣非謂建言諸臣皆君子而無小人參于其間也夫天下固有沽名釣譽之小人而必無同流合汙之君子故諸臣未必皆真而真者出于其中陛下容吏部從一時之望精人倫之選擢而用之豈不彰天地無心之化帝王從諫之美今必使秉銓者畏罪不敢推貶謫者以官爲禁錮

是使賢不肖皆無由顯見而天下後世謂聖人之朝以言爲禁如聖德何夫安居以享榮貴自守以待遷除豈非人情所甚便諸臣明知其不利于己而必慷慨論列者無他其一念忠君愛國之誠激于中而有不能自己耳爲人子諫于父母逢父母之怒至于笞撻及其事定之後父母未有不思其言而矜其情者臣固知陛下于諸臣必有如父母之于子者矣所謂發內帑臣非欲陛下盡損內庭之積爲天下之用也臣觀古今善理財者無如周

公而周官所立泉府謂之曰泉者欲其如泉之流而不滯也記曰有財此有用故財用相因善用之則爲治平之道不用則爲無益之物臣以爲宜許戶部得以通融出入有事則暫借爲邊方之用不致天下急賦斂而激生他變無事則仍補還原數以備不時之需旣明示天下以天子無私財而實則府庫之財未有非其財者也天下之事可言者不止于是而四者其要機伏惟聖明畱意臣愚不勝惓惓以上二者爲今日第一要務而聖心尤爲

根本必如是則天心格而天下可無水旱之災民心悅而率土益堅尊親之戴陛下試行臣言將見朞月之間萬事改觀邊方將吏勇氣百倍何憂么麼之叛賊哉不然則上下之情日隔天下之心日離臣恐可虞之事不獨在叛軍驕虜海島不測之彝而又有不可知者矣伏願陛下擴天覆地載之宏仁垂日照月臨之精鑑慨然而俞之毅然而行之赫傳聖諭示清秋朝講之期再下吏戶二部議行臣說使百官萬民窮年累月之望一旦易為歡

騰踊躍之情無論其他即此中外之人情亦足以

感皇天而不變四海矣

聖明亟垂軫恤疏

天啟元年為光祿寺寺丞擬因臺臣李公疏先上得

旨允行遂止

臣三十年前官行人司行人曾于嚴寒見窮民赤體行乞者不勝悚惕然間有之而已今蒙聖恩擢用再至京師則窮民赤體者徧滿街衢矣每近日暮皇城左右哀號之聲悲慘萬狀臣往來過之目不忍視耳不忍聞痛心刺腸眠食俱惡臣日在東

隔三十年
宐有十年
之蓄乃使
貧民日增
政事何在

高子遺書 卷七
門恭進陛下膳羞慨然歎曰滿目窮民不過費陛
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昔齊景公時天大雨雪景公
衣狐白之裘臨朝而曰不寒晏嬰進曰古之賢君
飽而念飢煖而念寒景公悟脫裘發粟以與飢寒
者夫景公一國諸侯能行一善名昭千古況我皇
上神聖何善不能爲在一舉念間耳景泰中本寺
寺丞王鍾奏東安門外夾道中日有窮民跪拜乞
錢四關無處無之遇寒冱必有凍死乞救戶部等
衙門勘審人給布衣一身米一斗審其原籍有親

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給與口糧遞送還家其無
親戚者在京以沒官房給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
窮民一體矜恤得旨戶部議行成化時禮部尚書
姚夔奏乞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道途
乞匄殘疾之人有家者責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
養濟院照例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和煖
量與行糧送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
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憲宗可其奏曰無問老幼
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

丁司空隨
地行實事
此見一斑

院記名設法養贍無令失所萬歷四十年本寺少
卿徐必達疏內有請恤窮民一款云文王哀先塋
獨阿衡恥一夫不獲奈何令輦轂下有此邇之不
能遠于何有又言操臣丁賓署南光祿時清理南
京飯堂籍闔城飢民姓名逐坊約期給以錢米具
受實惠況六飛親御之地何乃獨屯其膏請敕令
各城御史照二臣題准行兵馬司按坊按鋪備核
各飢民給以火烙印牌戶部出米御史按牌親給
夜則查空閒官房分編字號亦按牌投宿其法甚

善惜此疏畱中不行臣謂此一舉也王政所必不
容已況陛下元伊始萬壽方新今萬國執玉九
彝貢瑗而令赤子寒無一縷赤身立骨輾轉于塗
泥之中叫號于風雪之夜豈盛世光景可使四海
九州萬目萬耳聞且見乎臣隱度之此類窮民多
不過千餘目前最急者當人與絮衣一身米一斗
戶工部百孔千瘡之時浚不能及此合宜于本寺
豫借庫銀四百兩倉米一百石且爲千人卒歲之
計容本寺臣涂喬遷等會同巡視科道清查應節

苦心設處
以求必行

省錢糧上請陛下允行補還此數可以不費陛下
纖毫而增聖德無量如不以臣言爲謬立發本寺
庫銀四百兩倉米一百石委本寺堂上官一員督
精敏署官製衣仍設法隨米給散務令人受實惠
此係權宜後不可爲例更乞敕下戶工二部如景
泰成化間王鍾姚夔題准事例及萬厯間徐必達
題請事理立爲可久之制其于導和迎祥豈曰小

補

善部破格用人疏

天啟二年爲光祿寺少卿上得旨允行

臣觀今日之事大不可測也
長驅與否不可測也
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
各邊口保無疏虞與否不可測也
西虜保無乘虛與否不可測也
而我所以備之者泛泛然日復一日無一可見之實事則有坐待危亡而已非常之時豈當守尋常之格臣以爲宜特設一防禦大臣專理守戰招豪傑如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孫承宗其選也臣不識承宗見其言論忠義懇切絕無瞻避詢之賢士大夫皆謂豪傑之士有爲之才又素畱心

兵事果其用之當以學士兼尚書都御史職銜如
在外總督之任于京師開府行事與部院名位相
竝職事相通庶幾行無窒礙更別發帑金數萬令
其修舉庶務不至支用各部擔延日月近奉旨練
兵教射之董應舉舊奉旨製造軍需之李之藻皆
當加以職銜協佐承宗此要著也夫守京師非獨
于京師也四輔八府中州近地自巡撫各道至各
府州縣皆須得人今大計之後豈其有不職者顧
或資性與武事素不相習亟宜遷以善地別選異

才布滿畿地無事則練兵積穀有事則率兵勤王
此要著也守禦之道以人心爲本民不知義見難
爭避不可守也無賴惡少瞥起搶劫不可守也姦
細伏匿乘危竊發不可守也治之之法無踰保甲
諸臣旣詳言之皇上旣申命之矣然行之存乎其
人責府縣行不能也責五城御史行不暇也當專
任一人行一事巷至戶到巡行稽察教以忠義旌
其良善精擇壯丁使習騎射如兵部職方主事鹿
善繼可任也臣嘗一識其人剛毅清約眞實任事

須以本部郎中帶御史職銜令與五城御史事權相竝與府縣職事相攝方便振行法紀支取用度此要著也國家之事束縛于格套分岐于意見搖奪于議論所從來矣雖以聖明之朝無事不可爲而有志之士無事可爲者大率坐此今日何日尚可循沿積習乎臣以腐儒越庖言事罪以出位夫復何辭伏望皇上行臣之言仍治臣之罪臣之願也

釋羣疑銷隱禍疏

天啟二年爲光祿寺少卿上報聞

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人以爲以姦細伏陛下宮中一朝寇臨于外姦發于內其禍有不忍言臣從田間久聞此語今來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近且流言入于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何爲而然邪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洵洵有自來矣然臣以爲祖宗功德甚厚陛下福祚方隆天地鬼神森

列擁護故張差劉保先後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卽天下至愚不應復萌此念況鄭養性等蒙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更有邪謀而無柰人心之積疑不解也人心與國勢相爲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固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姦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無當思所以處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非以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鄭養性自爲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

疑陛下爲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禁近亟當使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于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皆其兄弟所爲劉子簡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陛下不誅如楨直是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至于崔文昇者當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證必虛雖至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以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

高士遺書 卷七
殺平人者皆斬況于至尊乎陛下不卽誅夷僅止
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京師
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陛下父子至情示
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
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如張差劉保早正謀逆之
罪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爲則
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斨破缺而不
足今事急矣伏望陛下立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
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卽正典刑則人心之

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國家之紀法一明天
下之神氣一振然後戰守之事次第可行也事關
安危大計臣下皆可直言臣不敢辭出位之罪

無不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

天啟二年爲太常寺少卿上得旨罰俸一

年

臣觀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
明明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爲明明后
也故明明后者必明明德明德者何也人之心也
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

高子遺書 卷十
故放于外則不明復于身則明著于欲則不明循于理則明動于氣則不明安于止則明荒于怠則不明居于敬則明驚于動則不明主于靜則明其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陛下臨朝百官肅肅于下陛下肅肅于上陛下之心無不明也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于庭陛下肅肅于位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爲明也何者朝祭之頃陛下之心無不明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時心中不著一事豈非心無爲以守

至正乎是所謂心復于身也循于理也安于止也居于敬也主于靜也是所謂不放于外不著于欲不動于氣不荒于怠不驚于動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者知吾心之明本來如是非由人爲造作也然後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卽天也吾心之有主卽上帝也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卽貳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淡宮之中得肆之地雖欲不凜然保之不可得矣至于淡宮之中得肆之地

高子遺書 卷七
凜然保之而後爲明明德也夫然後陛下讀聖賢
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津津
有味焉至津津有味于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
昔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
不爲賢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
操之道如大學一書旣講于經筵入于聖慮臣
以爲卽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于天下裕如矣推
而廣之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
而廣之先臣邱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陛下

盡心于三書而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
知若何行政若何用人若何理財若何治兵人臣
若何爲正若何爲邪臣下之言若何爲是若何爲
非若何爲似正而實邪若何爲似是而實非皆了
然于聖心而後爲明明德而後爲明明后也如近
日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臣方從哲一疏關係
甚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乃
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
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于文昇之藥而從

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鉏擊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氏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又如戎政尚書黃克纘論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一惑其說孝也不知其

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大節皆可反黑爲白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熹歎曰使後世見無禮于君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矣今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于至微貽禍于無窮者皆若此類在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居輦轂下邪臣蒙陛下擢于廢棄玷于朝班八閱月矣伏

見陛下真有爲堯爲舜之資天下真可被爲唐爲
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
具然舉而措之在陛下一人所以回天地之運握
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陛下一心不
然如無舵之舟無鍼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乎
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
以出治始可宏濟于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
迂言四十年體驗于身心考究于經史信其理之
必然會芹而美曝日而溫以獻至尊臣老矣不能

久事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聖明少垂察
焉

辭免重任疏

天啟四年爲刑部侍郎
上得旨令遵新命供職

臣聞命而驚俯躬而媿臣嘗讀易曰德薄而位尊
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尠不及矣臣蒙聖恩拔
擢貳于秋官自揣逾分方切循牆況于都御史者
天下之事皆得而言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糾之然
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真心爲國家不真
心修職業悠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爲固

高子遺書 卷七
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升遷壅滯仰屋
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異爲是非誤愛憎爲好
惡則有難清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
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
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
而後可潛銷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
通人之隔礙至于御史簪筆朝端公論之明晦由
之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由之必爲之長者聯爲
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

後可宏濟于艱難今者大計在邇巡方之使當使
循良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
幾困窮之四海災荒之孑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
御史之失職卽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
大乃以臣之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況英
賢滿朝以臣視人眞皆勝己以臣自視眞不如人
伏乞聖明亟收新命任臣舊職別選賢能以當茲
選

高子遺書 卷七
糾劾貪污御史疏

天啟四年爲都察院左
都御史上得旨允行

高子遺書 卷七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皇上之申飭蓋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揚御史崔呈秀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姍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核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

文錦者至臣卽以職考奉旨回道訖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

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于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談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樊尚燝按臣劉大綬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邱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國又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蹈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

何如哉臣聞其知談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聞壟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皇上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

擬未上

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

高子遺書 卷七
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
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
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爲州者凡二百二十有
一爲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
而用之賢者視君爲天不敢欺也視民爲子不忍
傷也奉法修職出于心所不容己非有所爲也其
次則有所慕而勉于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
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
己是民之賊也故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

天下惟中人爲多約之于法皆不失爲賢者太守
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
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
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
下以遞相約皇上不以臣言爲謬謂可施行仍乞
天語申敕令臣等刊刻成書發各差御史頒行天
下臣等按以覈天下州守縣令并以覈約州守縣
令者庶幾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
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
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
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不
從其令而從其好爲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
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
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修令譽著
天下聞者必稽考其實聞之巡按御史疏薦于朝

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
關人倫傷風俗者必寘之法如是久之而教
化自興

一育人才朔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爲諸生
諄切教誨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
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爲
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爲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
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爲民害果有

力行者必敦請邑中德行鄉紳或孝廉貢士
爲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以供奔走
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
移俗易皆得之于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
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社學務選教讀得人
一學宮敝壞卽申詳修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
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卽時修理完

好者仍要埽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
積雜物坐臥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
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豐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
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
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卽以弭亂州縣之功在
蒼赤慶流子孫端係于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
倉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

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息于青黃不
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卽
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
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爲究
治姦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
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圩岸宜築者
及時修築城垣積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

高原汗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倉穀主守須擇殷富謹厚者量以禮待每年
交盤更換勿令偏累傾家但令接管者照數
交收勿令吏書參與以滋需索及時斂散出
陳易新皆縣官躬親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獨不需實惠皆由
吏胥添捏詭名混冒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
者審實給以面貌木牌仍不時查核分別革
畱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墾

姪可養者不得混收以妨無告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豫備倉穀城中四門擇寺觀寬綽者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由帖使小民先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一簿

算定人戶額田數田糧數均徭里甲條編數分爲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用此簿不得別立第二簿完欠俱用實寫不得用浮票民間依限完者卽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來未完者卽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贖者卽從寬處毋得但論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別催徵止用里甲間于姦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拏一二無得徧差阜悞執牌下

鄉徒空雞犬無益爾絲

一徵銀不加火耗即頌聲徧地此亦易事何海

內寥寥信矣立志高遠者之難所宜猛省

一收銀要不時取收頭法馬等子查對令解戶

親自敲鉞

一起解銀兩須委佐貳不得用窮官猾吏以致

失事

一天下庫藏未有不為庫吏書侵欺者查盤時

那借支吾非其實也必須訪的監禁即時變

一產完納者貸其死不完者即申上司置之法

一應收放掌印官繼悉自封自判勿復入其

手

一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准

詞狀致原被兩家同歸于盡民之窮困此其

一端為民父母當肫切勸化令勿輕訟事涉

倫理而無大故者即為焚其狀詞免其仇隙

其他苟無關係槩勿聽可也

一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

原被各差
千證似更

縣官卽至其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重懲
 情真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尸到壇帶四鄰
 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卽到壇中相驗審問
 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真者自不敢輕告非但
 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詐人者亦息老穉之
 獲全其命者多矣
 一佐貳不得令擅受民詞擅出牌票衙役尤宐
 箝束佐貳之害民卽令之害民也
 一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得

萬便

濫差阜悻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
 義
 一本縣人不得容棍徒在別縣赴告除強盜外
 一關提者勿聽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
 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鋪致染瘟疫及爲牢
 頭索詐婦人不係大辟及勘合追贓家屬雖
 一娼婦亦勿濫禁

一罪犯除大辟及引例充軍外其祖父母父母
 老疾家無次丁者照大明會典發本州縣擺
 站做工煎鹽哨瞭在京無論軍民發兩京府
 會同館擺站各照徒流年滿釋放此刑罰中
 一仁恩不可廢而不行也
 一獄中重囚日間寬鬆夜間當嚴禁獄門不得
 容人出入常以不測查點
 一吏書門卑暱之縱之皆縣令也眾胥役分其
 利一縣令受其名愚者不為往往愚而不悟

何也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
 次則仗義好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為
 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扁額表其門免其雜
 泛差役以為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蠱賊蠱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
 罡地煞打降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
 之于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良民者
 并其首治之

狀上寫代
書人某自
不敢欺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段機械變
詐無識者競以爲能浸淫入于其術而不覺
不復顧天理人心爲何物矣所當訪實悉牘
其名于申明亭審出刁誣詞狀追究寫狀之
人并拏重治
一豪奴倚主人之勢魚肉小民莫可控訴訪實
惡端申巡按御史拏治
一刑杖竹篦不得重一斤務要削平棱節不許
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拶指不得過兩時非

一強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夾不得過兩時敲
杖不得過三十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阜悞門役擁立
左右致姦弊出于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
一月內事必于一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挨
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沈閣取咎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爲妻子僮僕
親戚所壞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

宜覺察
一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畱在寺院說事得財
以速官誦
一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
一平易買不得倚官減值虧短賒欠不得縱容
買辦人索取鋪行錢物佐貳衙一併禁敢
一各役工會按季放給不得豫放扣減
一生辰令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競
一不得假借巡緝查點將不到人役科罰銀穀

一不得稱貸富室及至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上司鋪陳往往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
辦極爲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著庫吏
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內無令移用以至缺
少
一儀解備用馬匹不得剋減馬價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旣
饜飽吏胥一番而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
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團練鄉兵亦然

徒滋擾害而已既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者著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二者實爲未雨綢繆之計不可忽也

一武備不但地方保衛亦官府自身保衛昔人作縣猝遇大盜詐作承差突入縣庭拔刃劫庫縣官給以庫銀大錠不堪發用爲批票取之大戶所僉大戶皆民壯之驍勇者諸人知令有急皆襁搏石而入遂擒羣盜使非掄選

平時安能應變倉卒故據各州縣民壯弓兵汰其老弱實其虛冒儘足以募壯士練精兵備不虞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窩家及通盜捕快置之于法一有生發卽行嚴捕必擒獲而後已此等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盜如子旣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地方多盜之責往往演怒失主呈告反責捕快詐誣其甚

者與盜相通納其貨賄致盜賊以此縣便于
行劫縱橫無忌失主不敢告捕使不敢擒釀
成大亂恆必由之所當痛以爲戒

一強竊盜到官縣官卽刻自審勿輕用刑只嚴
急起賊贓眞然後具招勿輕信攀誣而容捕
使先拷勿先發佐貳審問

一賭博爲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博
者責令兩鄰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爲盜賊之藪不許容畱城內居住有居

住者兩鄰不首同罪

一白蓮無爲等教自古倡亂之首務要密察訪

嚴驅逐無致遺害地方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簡儉以挽侈靡之俗

卽宴會名刺不可以爲小事漫從流俗當照

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行節財

用于易忽移風俗于不覺矣

一民間滄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

一四鄰不首者同罪

高子遺書 卷七
一宰殺耕牛黏網飛鳥當設法嚴禁亦仁政之
一端近江南有以鳥銃射彈飛鳥一發輒斃
多命尤爲殘忍所當嚴禁

自請罷斥疏

得旨回籍

臣于本月初八日奉旨會同吏部尚書趙南星看
議御史陳九疇論新推山西巡撫謝應祥及文選
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辨事隨具疏上聞
十二日奉嚴旨處分矣夫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
真見以爲他人遇跛千求應祥恬靜自守欲以此

獎勸恬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
舉眾論僉同已蒙皇上點用不謂陳九疇謂其昏
耄謂其圖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
事中魏大中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誤爲人
使以欺皇上臣則何敢欺皇上以欺天地神明今
大中嘉遇俱已降斥部院被含糊偏比委曲調停
之旨臣媿死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聖心報皇
上知遇之恩又傷煩言亂政致干聖怒虧皇上平
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諫顧伏而

思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爲子者當夔夔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更爲激瀆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往往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爲激瀆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則皇上何取失職之臣爲哉伏乞卽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盡其職者之戒

遺疏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

揭

罷商稅揭

伏見天津撫臺李懋明老先生疏內有復商稅一款攀龍不覺頓足歎曰何意斯言發于賢者夫神祖朝羣臣做舌禿穎請罷稅而不可得光考一朝罷之海內歡呼有若更生光考一月仁政千秋令

名此事最大夫罷而歡呼則復而怨咨歡呼而誦
光考之仁聖則怨咨而謂皇上爲何如主邪此一
事耳皇上子道所關君道所關今日輿人之口卽
他年信史之筆人臣縱不畏一身受譏讒獨不畏
君父蒙譏議乎此而不畏則王安石之人言不足
恤矣今日定亂以人心爲本舉朝方惴惴憂加派
之失人心而商稅之失人心倍蓰于加派加派之
害以歲計商稅之害以日計商稅非困商也困民
也商以貴買洩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由商算

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由鑛稅流禍四海困
窮加以水旱頻仍干戈載道稅撤而物且踊貴況
稅復而甯知底極乎兵興以來言利者細無不舉
無一足恃實非策也鈔關當舖皆令民怨而天怒
反致悖入而悖出以奪民之財非生財之道也生
財之道生之節之兩端而已試觀二祖開基軍國
浩費曾有今日之諸款乎曾有今日之不足乎不
過屯田鹽法錢鈔等事行之得宜耳宋仁宗用師
西夏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

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
治朝生財如此今生之不能遽生節之不可遽節
目前急著在天下巡撫得人使其隨地相機隨宜
措置每年務設處若干以佐國用豈遂不及復稅
所得之數乎以此俟屯田之成非寇之滅庶幾其
可商稅一事言之痛心萬望李老先生前念皇考
後念皇上慎勿以復稅爲念同朝諸老先生慎勿
以復稅爲言也謹揭

論學揭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慮啟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
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
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于職
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
天不復瀆奏以啟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
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
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來
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爲

朋黨而不容于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
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
必曰是東林之脈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
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
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于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
而合天下之眾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
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龍正域生
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
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黃門師生姻婭

之間涵濡浸灌之久于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
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于人口依然
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
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巖所亮也旣入
相之後首參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
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戕害國脈率由
于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
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參論人乎昔
程伊川先生講學于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

高子遺書 卷七
晦菴先生講學于慶元而爲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韓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菴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覲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

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況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黷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于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

高子遺書 卷一
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
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
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問

解頭問

或問解頭之役曰江南自糧解而外解役之最重
者有四一硃漆解也一茶蠟解也一皇塿解也一
胖襖解也四者皆足以破民家而殺其身曰若是
其甚與曰民趨役于三千里外而受命于宦豎宦

豎之視富民虎之視肉也何厭之有曰然則將柰
何曰民辦物官爲解民厚出解網給之使解官有
利無害斯善矣曰辦者非解者解者非辦者民競
爲粗惡以塗塞物不堪解而解官何所呼號于輦
轂之下也曰是有主者終無所遁其責民則何敢
且物不具解官不行也曰解官挾不行之勢以漁
民柰何曰解官有轄民有控何病曰主者爲誰曰
上富戶也次富爲貼不及下富曰戶上下于何知
之曰上富表表邑中不必以田知田有飛詭也次

富以田知之差其多寡爲等當事者平日當有一
小冊差等富戶參伍咨訪周知四境以審糧役點
解戶不淆于臨事不欺于胥吏矣曰吾聞役法莫
不善于用貼譬之一牛駕一犁牛未必憊一犁駕
十羊羊斃而犁不舉矣曰貼有二貼役者雖毫
亦同其不測之禍謂之以羊代牛可也貼錢者雖
銖兩必有定派之額謂之眾擎易舉可也吾所謂
貼貼錢而非貼役也曰其法如何曰一解役出則
點幾上戶爲主必其三年內無糧長等項重役者

仍量其所費若干與貼戶若干貼戶出錢主者辦
解物具而差官解官亦必擇其人之可任者卽今
候缺小吏窮困無聊如年度日民出錢以餼官官
出力以惠民官民兩利計莫善于此也曰費之多
寡何以知之曰此須細詢令經役而熟于事者詳
開某件時價若何某件工價若何此可以知解戶
之費矣詳開沿途某費若何到京某費若何此可
以知解官之費矣解戶務在多與貼而不困其力
解官務令多與糶而不苦于行斯上下相便而可

高子遺書 卷七
久也每見往時民解旣易官解官解旋復民解者
非官解之不可行解綱儉而官稱厲也當其議官
解時民不勝吝卽令微益于解官而不能平及其
復民解時民又不勝苦卽欲厚輸于解官而不可
得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慮始固在上之人力持
而公裁也若曰官解終不可行則金花亦屬官解
經收亦屬宦官何以人爭求之至今居間爲也則
以金花解綱最饒故也曰官解旣久宦豎知解綱
饒獨不窮索解官乎曰固也視民則有間矣解官

有官差可憑有當路可告有地方仕宦可勾以宦
豎及各衙門吏胥視之則雞肋也孰與富民先儒
有言天下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擇其利多而害
少者爲之耳抑愚復有慨焉今天下白糧獨出江
南江南獨出七府宮闈百官胥倉之民出財力輦
輸以供國家者獨當海內勞苦而白糧船所至關
津復稅之何邪今民賈易米麥關津亦不加稅豈
貢賦之米反當稅邪或曰非稅糧稅私貨耳此又
不仁之甚者也夫糧有定額船亦有定額所帶幾

何而不使勞民自潤乎此聖王之必以聽而不禁
 者也誠得當路特奏免之其錫福于民者無涯斂
 福于身者亦無涯矣此則蘇民間糧解之最苦者
 也

高子遺書卷七

終

邑後學

胡文湘

校字

